

幸福的家庭

1

我叫张渡远，在实验小学上三年级。我特别喜欢语文老师，因为她总夸我。我向来作文得分最高，因为我每次都往里面加许多成语，还有名人的故事。所以每回发下来作文作业，别人都愁眉苦脸，我却在偷乐。不能笑出声来，不然他们就会嫉妒，以后踢球就不带我去了。

今天作文题目发下来，我也愁眉苦脸了。题目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分明就是故意让我们烦心嘛！《哈利波特》里面有一个鬼叫博格特，能变成生活中最害怕的东西。我也不知道博格特遇到我，会变成爸爸还是妈妈。没准会变成一个双头鬼，左面是爸爸右面是妈妈，然后两个人不停吵架。

其实我爸我妈挺好的，他们俩对我都特别好。妈妈每到周末就带我出去玩，要不划船要不登山。爸爸总出差，不过回来以后就带我下馆子！原来他还拉着我去书店挑故事书看，后来我近视了我妈就不让他带我去了。我爸特别了不起，据说原来他还写诗呢。

我对他们只有两点不满，第一是他们都总不回家，第二是一回家就吵架。妈妈在医院当大夫，经常晚上十点多才回，有时候半夜还得出急诊。爸爸是个记者，我上二年级的时候他被调到了国际部，所以动不动就得出差去一些名字奇怪的国家。索马里，埃塞俄比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波斯尼亚和黑塞格维纳，我知道的国家名字肯定是全班最多。他差不多每过半年回家一次，每回知道他要回来我跟我妈都特别高兴。但是回来不过几天，他俩准要吵架。什么过年回谁家，房子的产权，爸爸不积极把工作调回来，妈妈买大衣花了太多钱，一吵就吵一晚上。后来我发明了好方法，他们一吵架我就在他们卧室的门外哭。一开始是讨厌他们总吵架，是真哭。等到他们打开门赔礼道歉，保证不吵架了并且哄我睡觉的时候，我早就不伤心了，但是我还是装哭，这样他们就不好意思回头接着吵了。我一直觉得我特别天才，不但会写作文，还会装哭鼻子。男生爱哭挺丢人的，但是我又不是真哭。

今天爸爸在微信上说自己这周六就回来了，一呆就呆一星期。我特别开心，妈妈也挺高兴，晚饭还做了鱼香肉丝。虽然醋放多了，还是挺好吃的。这么一来我下周的诗朗诵比赛我爸就能参加了，他原来写过诗，意见肯定特别权威。我有手机，但是流量特别少，妈妈说上课不能随便玩。她不知道我下了个愤怒小鸟。

我爸已经出去五个月了，他去的时候穿的还是棉袄，现在大家都短袖短裤了。据说好多女孩子等自己爸爸妈妈回来时，每天都叠一个五角星或者千纸鹤。我觉得她们特别蠢，跟古人结绳记事似的。当然了，其实关键是我不会叠五角星和千纸鹤。不过我会叠纸飞机！我一般就是在微信上看他发的照片，比如大海沙漠小山夕阳，他虽然不是摄影记者，照相水平还不错啦。有的时候能跟他视频，不过他那边信号特别差。其它的时候想爸爸也没办法，就只好想想原来一家人逛公园下饭馆看电影的时候。想的时候挺开心，但是如果他就在身边就更好了。等爸爸回家，绝对是件最烦心的事。比他俩吵架烦心多了。嗯我想好了，作文就写这个了。

现在都十点了，妈妈还不回来，真烦人。睡觉去。

2

刘琴轻声把防盗门合上，从里面上了锁。从小卧室里传来儿子均匀的呼吸。她不想开门厅的灯，摸着黑蹑脚走到卫生间，开始洗脸。洗澡动静太大，只好忍一宿明天远远出门再说了。

最近连着几天都有大手术，每天晚上两三点她才能回家。打车怕遇到坏心的司机，她每回发现软件上司机是男的都取消订单。这样等车就要半个多小时，回家睡觉往往都四点了。她想起来明天还要早起给远远做早点，今晚肯定没什么时间睡觉了。

一想起明天早上，她仿佛又有了些精神。六点二十就要起床，等到四十远远的闹钟响了，燕麦粥已经做好了。然后他肯定要赖床，刘琴就得敲房门，“大懒虫起床啦，太阳晒屁股啦！”在大懒虫迷迷糊糊地洗脸的时候，她正好可以煎个蛋。最近几天远远吃早点有点挑食，回头买几个包子给他吃。他吃完了早点刷了牙，慢慢悠悠收拾完书包，又没有把盘子放回厨房水池。这孩子真是不爱干活，以后应该督促他自己洗碗，不过这样他就更缺觉了。然后远远出门，两分钟以后会到马路上等公交车，她就会趴在窗台看，一直等到他坐车出发。她想到最近每天只有早上这几十分钟能够见到儿子，心里有些难受。

她把瓶瓶罐罐放回原位，出了卫生间回到自己的卧室。躺在床上，腰酸背痛。她虽然困倦疲惫已极，但翻来覆去总是睡不着。她给丈夫发了条微信，然后又撤回了。这周六丈夫就要回来，她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期待。还是不期待的好，以免失望。

3

张少川坐上了回国的飞机，广播有希伯来语和像希伯来语的英语。他觉得一切都趋于平庸。他没有挑靠窗的座位，风景无非是云或者荒原，还是随时可以去卫生间来得划算。

“婚姻是口深井，进去可以得水，但是永世不得逃生。”当时本科室友散布类似反动言论，他还满不在乎。大学时他参加舞会，认识了医学院的刘琴，当天晚上就开始发短信搭讪。他是个中文系的男生，追妹子的十八般武器都样样精通，家里碰巧也不缺钱，从旧式的弹吉他写情诗看电影，到更接地气的买买买吃玩玩玩，一样都没有少。就这样两个人在大学里开开心心做了几年情侣，直到他毕业要到另一个城市工作，刘琴突然问他要不要结婚，并且暗示如果不结婚也可以马上分手。他犹豫了几几天，最终还是规规矩矩地求了婚，在校内网上晒了领证合影，在两个人的老家分别办了场婚礼。过几年妻子毕业，到他的城市工作，于是开始买房，生孩子，过上了别人艳羡的稳定安宁的生活。

但是他仍然不能忘记，求婚成功后第二天早晨他去食堂吃早点，仍然要了几个包子和豆奶，看到周围匆匆忙忙的人们，他心里一片光怪陆离。我怎么突然就结婚了呢。仿佛他站在荒原上，望着远处的群山、城市和河流，突然在周围矗立起重重围栏，只留一条狭窄的通道给他走。围栏不高也没有刺，他完全可以翻过去。他犹豫了一下，叹口气，还是顺着通道一路走下去，因为他不是个意志坚定冷酷的人。那一天他觉得身边的“妻子”是个陌生人，为什么自己就决定与她共度一生了呢。他感觉这一切简直没有意义，像五月末稠密的阳光一样没有意义。

飞机平稳起飞，他拿了一个面包吃，继续胡思乱想。马上要回国回家，又要演戏。他觉得自己的采访无趣无用，但是还是要推销给编辑。见到妻子孩子未必会激动，但自然要显出激动的样子。他觉得自己陷入了无物之阵，整个世界都只剩些无意义的惯例与常态。

他想，周围人的感情都出奇地丰富，丰富得虚假。他自己很少会想起妻子儿子，也很少想念父母，当然更没工夫惦记祖国。大学的时候他就总忘了给家里打电话，大学毕业也不太愿意去联系同学。原来老家出殡，全家人都必须在灵位之前连哭七天，到最后几天都是外人来了才磕头哭嚷，平时只是大家守着灵棚聊聊闲天。他觉得现在人们的感情，从想念父母珍惜同学情谊，到和恋人秀秀恩爱，发九张图晒孩子照片，其中有不少不过是觉得不这样就不合情理少了面子罢了。至于他自己，他愿意自私一点。

然后他昏昏沉沉地想，或许这一切只是因为他无能。他并没弄明白如何打满鸡血地工作，如何在同事中左右逢源，甚至不知道如何经营家庭，哄妻子孩子开心。他做了十二年好学生，然后在大学里混了四年，突然在一个月内手忙脚乱地结婚、入职。从此日子就像一股混沌的脏水。

飞机经过中亚贫瘠的荒原。

4

今天爸爸回来了！幸亏我昨天就把作文写完了，因为今天一看到爸爸回来，我就一点也不烦心了。他把我抱起来，但是并没有像电视里那样拉着我的胳膊转一圈，可能是因为家里太小了，我会碰到东西。他也没有亲我，幸好没亲，他胡子好久没剃了。

爸爸回来的时候只有我在家，我正在玩手机游戏，听到开锁还以为妈妈买菜回来了，赶紧把游戏退出去结束进程，关上屏幕搁在一边。结果进来的居然是爸爸！我立刻磨着他带我去书店逛，买了好几本漫画。他好像刚下飞机挺累的，但是我都半年没见他了，完全有理由剥削他一下嘛。

晚上妈妈回来，做了羊肉面片，放点胡椒粉特别好吃。吃完以后妈妈让爸爸洗碗，爸爸居然说要我多做家务，非让我去洗碗，太可恶了。不过我求妈妈帮我洗，然后她自己一不小心把所有碗都洗好了。吃完饭就可以打游戏啦！

5

晚饭后，张少川和刘琴在沙发上看电视。张少川发现有 NBA 的录像在播，不过妻子刘琴最近正在看一部韩剧。张少川也同意一起看韩剧，反正 NBA 自己可以回头在电脑上补看。张渡远小朋友晚饭前足足看了一个小时的动画片，刘琴说再打游戏伤视力，催他写作业去。中国家长有一个神奇的迷信，学习一天眼睛也不会累，看电视打游戏半小时视力就会大幅损伤。不过远远从小懂得各个击破的道理。果然他一撒娇，他爸爸就护着他说：“大周末的，让孩子多玩一会儿。”于是远远蹦蹦跫着去自己卧室打游戏去了。

这部韩剧演了不到三分之一，车祸、失忆、白血病，都还没有降临到男主女主的身上。张少川时差没倒过来，看了一会儿就昏昏沉沉。这时刘琴问：“你工作调回国内的事怎么样了？”

张少川随口说：“前几天刚提交了，还没有回复。”

“半年前你说的就是‘前几天刚提交’。”

“本来就是嘛，上一份没通过，前几天又交了一份。”

“你是不是感觉在那里生活挺自在，不想回来了？”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张少川有点来气。

“你知道不知道我每天有多么辛苦？你有管过这个家吗？你知道远远现在穿多大的衣服吗？”

“一码归一码，你不要把事情都搅在一起。”

“是谁把事情搅在一起的？”

电视里的男女主角也在吵架。屏幕内外，指责声混在一起，变成了一部缠杂繁复的弦乐四重奏。

朝西的窗子外面，太阳已经落下，天空一片醉酒后的酡红。外面公园的广场舞大妈们列队站齐，突然间音乐大响。

6

张渡远在玩一个即时战略游戏，建城堡训练骑士率兵打仗，两只手恨不得当八只手用。游戏背景在欧洲中世纪，音乐都是些奇怪的交响乐--张渡远把一切没有人唱歌的音乐都叫做交响乐。这时的背景音是贝多芬钢琴回旋曲，作品第一二九号，如果张渡远感兴趣去搜一下，会发现这曲子有个奇怪的名字“rage over a lost penny”。这首曲子节奏飞快，正好他在对手家门口大决战，键盘作的卢飞快，鼠标如霹雳弦惊，听着这首背景音乐只觉得酣畅淋漓。

他正在兴头上，突然网速卡了起来，游戏画面变成了 GIF，然后变成了 JPG。背景音乐应景地播完，变成了一首奇怪的弦乐四重奏。他懒得听这吱吱悠悠锯木头的声音，一生气把耳机摘了，把耳机线拔了，准备去厨房倒一杯果汁。

耳机外面的声音丰富得多。窗外的大妈们欢腾地跳起了老牌神曲《爱情买卖》。电脑不屈不挠地用自己可怜的外放继续播着那首弦乐四重奏。远处客厅里，能听到两个人用韩语拌嘴，两个人用中文吵架。吵架的是他的爸爸妈妈。

远远平时自负对于平息父母吵架很有心得。他需要酝酿一下情绪，然后开始哭鼻子。然后父母就会来哄他，自然就停下不吵了。然而今天好像不太一样，他还没进客厅就听到一声脆响。他进来一看，玻璃烟灰缸在地上粉身碎骨。

两个他不认识的叔叔阿姨在他家客厅里指着对方互骂。他们理应是他的父母，因为他之前并没有听到旁人进来；但是他现在完全认不出来他们俩，两个人嘴角抽搐、面部狰狞，这副样子他从没有见到过。这不能怨远远，因为之前他的父母都是晚上在自己卧室里吵，这是他第一次看到他们吵架时的表情。

遥控器摔到地上，两节电池在地砖上无忧无虑地打滚。抱枕在地上沙发上散落，可惜它们制造噪声的能力太小了。地上还有花盆的碎瓦和泥土，以及一株迷茫的杜鹃花。一盒象棋被踢飞，红方的车和绿方的炮毫不留情地撞在一起。鞋架子倒在了地上。电视里的两个人还在用韩语大吵大闹。一瞬间远远简直以为这是个好玩的游戏，像是过年时在放鞭炮：本来爸爸回来，就应该像是过年一样嘛。他大喊大叫，跑来跑去。

“远远，回自己屋写作业去！”

“远远，你今天晚上去奶奶家睡去吧。”

“现在大晚上的你让他一个人出门，你是怎么想的？”

“你现在装得像你多关心他一样，从他出生，你什么时候管过他？”

然后这两个人浑然忘了远远的存在，继续吵起来。

张渡远想，如果他们没有结婚该多好。当然了，他们不结婚，也就不会有张渡远。不过他觉得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如果他没有出生，也就用不着看父母吵架了。

张渡远突然很生气。他看到阳台上还有一个完好的花盆，准备用它来砸碎爸爸妈妈或者说叔叔阿姨的脑壳。不过他们都太高了，张渡远够不到。突然他看到电视里两个人还在用韩语拌嘴，他觉得可以把他们砸死：这应该容易很多，他已经比电视高二十公分了。

他拿起了花盆，走到电视旁边，把花盆高高举起。这个花盆很大，里面是一株没什么刺的仙人球。

爸爸看到了他：“远远你干什么呢！把花盆放回去！”

他一扭头，手没拿稳，花盆掉到了自己头上。电视内外的吵架声同时停止，窗外的大妈们刚刚跳完，只有远处的电脑还在吱吱悠悠地放着弦乐四重奏。他感到周围变成了一片白色，安谧宁静，他进入了梦乡。

7

张渡远只昏迷了几分钟。他被自己砸成了轻微脑震荡，不过核磁共振检查结果都还正常。从那天直到现在，他的父母又持之以恒勇猛精进地吵了十年的架。

张渡远上了大学读到了叔本华的一段话，讲人就像带刺的豪猪，希望离得近些相互取暖，却又经常不小心刺到对方。当时他想，婚姻简直像是两只豪猪相拥跳舞。后来他查到了，当时那首弦乐四重奏是贝多芬的 135 号作品，另有一个古怪的德文名字，“Muss es sein ? Es muss sein !”，意思是：“一定要这样吗？一定要这样！”不过他今年已经二十岁，仍然没有想通为什么“一定要这样”。

后记：

作者想写平常人家的小事，但又不知道如何才能避免写成故事会或者微信里常见的家庭爱情故事大全。一篇好小说与一个琐碎故事，区别或许在于人物刻画？一篇现代小说与一篇传统的小说，根本区别在于更真实更深处的人物心理？